

镇江营遗址一、二期遗存的分期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于孝东

(大连现代博物馆, 大连, 116023)

摘要: 1999 年公布的镇江营早期新石器遗存是华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面貌的代表, 对认识华北新石器文化起源, 确立华北新石器文化发展谱系关系重要, 由于该次发表的镇江营早期新石器遗存资料丰富、层位关系清晰, 为我们进行分期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条件, 本文即是在公布资料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分期研究。

关键词: 太行山东麓; 镇江营; 早期新石器遗存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镇江营遗址位于华北平原西北隅, 北京市房山区拒马河西岸, 发现于 1959 年。1986 年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拒马河流域调查时, 复查了该遗址, 发现了新石器遗存^[1], 并于同年开始发掘。1999 年发掘报告《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2] (以下简称《报告》) 公开发表, 受到了考古界的普遍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次发掘获得了具有较早时代特征的新石器第一、二期遗存, 发掘者将第一期遗存称为“镇江营第一期文化”, 而将第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归属为后冈一期文化。

在我们对镇江营第一期遗存研究的基础上, 发现镇江营第二期遗存文化主体依然承袭第一期遗存, 就两期遗存变异程度而言, 还不足以达到文化性质上的区别, 对原《报告》把镇江营第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界定为“后冈一期文化”的观点, 我们持不同意见。

一、关于“镇江营第二期遗存”文化性质的探讨

原《报告》把镇江营第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界定为“后冈一期文化”。我们知道“后冈一期文化”的概念最早由张忠培先生提出^[3], 在此之前, 先后有“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后冈类型”、“后冈下层”的认识^[4], 但不论认识上存在怎样的差异, 都以河南安阳后冈遗址遗存为典型代表, 由后冈遗址总结的后冈一期文化面貌特征有如下特点: 1、器物组合以敛口红顶钵碗、柱足鼎、弦纹罐、折口长颈瓶(壶)、盆、杯形口捉手器盖等为代表; 2、以泥质素面红陶为大宗; 3、有少量的由平行线组成的几何纹图案彩陶和宽带纹彩陶, 多红黑彩。按此标准检验镇江营第二期遗存我们发现与后冈一期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

首先从陶质上看, 后冈一期文化的陶器多为泥质陶, 据《安阳后冈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5]、《1971 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6]、《1972 年春安阳后冈发掘简报》^[7] 的统计, 泥质陶的比率分别为 87%、90%、80%, 而据镇江营第二期灰坑 FZH1390 的统计结果, 泥质陶的比率仅占 35.6%, 两者间差异明显。

其次从纹饰上来看, 两者虽然都以素面为主, 但后冈一期文化的纹饰种类相对丰富, 包括划纹、锥刺纹、弦纹、指甲纹、附加堆纹等, 也有由平行线组成的几何纹彩陶和宽带纹彩陶。而镇江营第二期遗存“器表纹饰较少, 只见指甲纹、划纹”, 不见彩陶。可见镇江营第二期遗存具有更大的原始性特征。

再次, 从陶器制法上来看, 两者都以手制为主, 但后冈一期文化陶器有“慢轮修整的

痕迹”，体现出文化的进步性。

最后，从陶器形制上来看，虽然两者都见有鼎，但鼎的形制区别较大，后冈一期文化的鼎有釜形鼎、盆形鼎、罐形鼎、孟形鼎四个型别^[8]，鼎足多呈柱状，近根部有手指按窝，有竖浅纵向刻槽，而镇江营第二期没有鼎的完整器，仅据残片来看，鼎足不见手指按窝，较深的刻槽和镂孔的特点大大区别于后冈鼎的形制，而更多承袭了镇江营第一期的特点。此外，大宗器红顶钵的形制也区别明显，后冈一期文化的钵多敛口、削唇、凸底，而镇江营第二期同类器则多敞口、平底。至于后冈遗址的肩部饰有弦纹的罐、小口长颈瓶则不见于镇江营第二期遗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镇江营第二期遗存与后冈一期文化存在较大的文化面貌差异，不应把镇江营第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划归后冈一期文化。在比较了镇江营第一期遗存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两者文化面貌上的差异不大，第二期遗存依然承袭第一期遗存而来，如器物类别上都包括夹云母陶釜、鼎、支脚、器盖，泥制红顶钵、盆、壶等。至于第二期遗存中出现了新器类——小口内折唇壶、带勾状小钮的罐、有台座的歪头支脚等，第二期遗存中鼎的数量大增而釜的数量明显减少等，只能从第二期遗存较第一期遗存的文化发展更为进步来理解。就两期遗存文化面貌上的差异而言，还不足以达到文化性质上的割裂，只能是期别上的不同。按此，本文把镇江营第一、二期遗存进行合并，统称为“镇江营遗存”。

“镇江营遗存”以釜、钵、壶为典型器物组合，以素面红陶为大宗，是太行山东麓区具有较早时代特点的新石器遗存，对该批遗存的正确认识关系到该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构建问题，可以说意义重大。本文即是在《报告》公布资料的基础上对该遗址早期新石器遗存所进行的分期尝试，以期对该批遗存的年代学认识贡献一点力量。

二、镇江营遗存层位关系分析

镇江营遗址发掘者以谨严的科学态度处理资料，将所有探方的平剖面图发表，为我们以层位关系为根据而进行的分期研究创立了条件。

镇江营遗址包含有新石器和商周遗存，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发掘时没有统一地层，《报告》为我们提供了 17 组层位关系。

在我们对《报告》的地层剖面图进行串联对比后，发现《报告》所划分的“新石器第一期遗存”包含有两组地层，本文称为第一组地层、第二组地层。

第一组地层有八个探方的地层可以对应：即 T1008⑦、T0908⑦、T0808⑥、T1007⑦、T0907⑦、T0906⑥、T0806⑥、T0807⑥为同一地层；第二组地层也有八个探方地层相对应：即 T1308⑤B、T1208⑩、T1207⑦、T1206⑧、T1306⑦、T1307④、T1407④、T1406⑥为同一地层。

在我们归纳出的包括第一组地层或第二组地层的十六个探方中不见有两者间的直接叠压关系，据此要求证两组地层的相对年代的早晚关系只能借助于其它遗迹单位。从 T1107 北壁剖面可知 H1067→T1107⑧(→表示叠压打破关系，下文同)；从 T1208 西壁剖面可知 T1208⑩→H1067，这样可得关系式 T1208⑩→H1067→T1107⑧。T1107⑧有三件釜标本发表，窄沿上折的器物特征与第一组地层所出的釜别无二致，而与 T1208⑩所在的第二组地层平折沿突肩釜相去甚远，据此认定 T1107⑧为第一组地层当不会有误。这样依据上述关系式我们可以认为：镇江营“新石器第一期遗存”包含有相对年代为早的第一组地层，为晚的第二组地层。

在确认了有相对年代早晚关系的两组地层后，进而通过各遗迹单位和地层间的相互关系来判断各遗迹的相对年代应是比较容易的。通过核查平剖面图，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两组

Figure 1 is a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diagram. It features two primary vertical columns of stratigraphic units. The left column is labeled 'H1080' at the top and includes the following units from top to bottom: (1) H1339, 第二组地层 (Second Group Formation), H1074, H1067, 第一组地层 (First Group Formation), and H660. The right column is labeled 'H1095' at the top and includes the following units from top to bottom: H1020, F9, H1096, H321, and H544. Arrow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correlations: a horizontal arrow from (1) H1339 to 第二组地层, and another from 第二组地层 to H1074; a horizontal arrow from H1074 to H1067, and another from H1067 to 第一组地层; a vertical arrow pointing up from H660 to 第一组地层; a horizontal arrow from 第一组地层 to H1020; a horizontal arrow from H1020 to F9, and another from F9 to H1096; a horizontal arrow from H1020 to H321; and a horizontal arrow from H1020 to H544. Below the main diagram, a separate sequence is shown: (2) H1028, followed by an arrow to T1106⑥, followed by an arrow to H1015.

三、镇江营遗存的分段研究

我们首先考察的遗迹单位是 H321, H321 被第一组地层叠压, 为年代较早的遗迹单位, 且该单位器物标本较多, 典型器釜几乎全部为窄沿上折, 与第一组地层单位的窄沿微上折釜有别, 应代表了早段文化内涵特征, 依据类型学分析, 并参考层位关系, H1095、H280、H1096 被归入该年代组, 在此称为“H321 组”。

H1067、H1074、H1080 在层位上被第二组地层所叠压，其典型器釜沿面较窄，同时有平折沿和微上折沿两种形制，但以后者数量居多数，体现出由上折沿到平折沿的过渡性特点，应代表一个年代组，依据类型学比较并参考层位关系 H517、H536、H973、H282、H271、H1099、H479 应为该年代组遗迹单位，我们把该组称为“H1074 年代组”。

层位上晚于第二组地层的遗迹单位仅有 H1339, 该单位盆标本 H1339 : 1 3 沿面外抹斜, 呈下钩沿形制特点, 与该件盆形制相似的器物还有 H1015:8 盆, 说明两者年代大致相当。H1015 两件釜标本 (H1015:4、H1015:9), 也都呈下钩沿器物形制风格, 这种下钩沿的

器物形制特点绝不见于“第二组地层年代组”及以远年代组。另者 H1339: 12 釜标本, 矮领、突肩、鼓腹、尖圜底造形, 亦基本不见于第二组地层及以远年代组, 当为新出现的器形。这种器物形制上出现的变化及新器类的出现都说明层位上较晚的 H1339 应代表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阶段, 依据该两项标准核查镇江营遗址其它遗迹单位, 我们认为 H1016、H422、H1065、H1066、H1128、H1129、H1378 应归入该年代组, 当我们把以上单位置入层位关系中去检查时, 也没有相抵触的现象, 据此认为以上单位应代表一个新的年代组, 称为“H1339 年代组”。

从 T1106 西壁剖面可知 T1106⑥ → H1015, 说明 T1106⑥及打破该层的遗迹单位 H1028 在年代上不早于 H1339 年代组, T1106⑥出有小口内折唇壶标本 (T1106⑥: 16) 为新出现器类, 另遗迹单位 H541 也见有小口内折唇壶标本, 说明两者年代应大致相当。以 T1106⑥、H1028、H541 及打破 H541 的灰坑单位 H537 为代表的遗存体现出与“H1339 年代组”遗存较大的文化面貌差异 (原《报告》将该类遗存称为镇江营第二期遗存), 应代表文化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 我们把该阶段称为“T1106⑥年代组”。最后由于遗迹单位 H1390、H80 都见有鹰嘴状凸泥小钮装饰属于新出现的文化因素, 具有较晚的时代特征, 在此亦被归入“T1106⑥年代组”。

以上分析我们归结出六个年代组: “H321 年代组”、“第一组地层年代组”、“H1074 年代组”、“第二组地层年代组”、“H1339 年代组”、“T1106⑥年代组”, 六个年代组实际代表了镇江营遗存连续发展的六个阶段, 即 1—6 段, 段组的划分为我们探讨镇江营类遗存陶器形制演变打下了基础。

四、镇江营遗存陶器形制分析

釜是镇江营遗存最典型器类, 其数量在陶器中最多, 且富于变化, 全部为夹云母陶, 器表有灰黑斑, 从复原器来看, 为折沿、鼓腹、圜底、素面, 极少数沿下有指甲纹, 泥条圈筑成形。器形大小不一, 大者口径 40cm 以上, 小者不足 20cm, 但器形大小不影响型式划分, 本文依器物整体形状把釜分为六型:

A 型: 器物整体呈半球形, 依口沿部分变化可分为四式。

I 式: 标本 H1095: 55 → II 式: 标本 T0806⑥: 1 → III 式: 标本 H517: 2 → IV 式: 标本 T1309⑦: 6 (注: “→”表示“发展到”关系, 下文同。见图一: 1—4)。

演变规律: 器物形制演变主要体现在口沿上, 由上折沿发展到微上折沿, 再发展到近平折沿, 平折沿。

B 型: 器物整体呈卵圆形, 依口沿肩部变化可分为五式。

I 式: 标本 H1095: 90 → II 式: 标本 T1107③: 3 → III 式: 标本 H1067②: 56 → IV 式: 标本 H71: 7 → V 式: 标本 H1016: 5 (图一: 5—9)。

演变规律: 口沿部变化同 A 型, V 式呈下钩沿形制。另随式别演进口部逐渐内收而肩部渐次突显。

C 型: 缺少完整器, 束颈釜, 据口沿变化可分成五式。

I 式: 标本 H321: 9 → II 式: 标本 T1007⑦: 33 → III 式: 标本 H1099: 4 → IV 式: 标本 H1386: 1 → V 式: 标本 H1016: 7 (图一: 10—14)。

演变规律: 主要体现在口沿上, 同 A 型, V 式呈下钩沿形制。

D 型: 缺少完整器, 鼓腹釜。据口沿腹部变化可分为五式。

I 式：标本 H321：12 → II 式：标本 T0907⑥：36 → III 式：标本 H1074：14 → IV 式：标本 H71：12 → V 式：标本 H1390：10（图一：15—19）。

演变规律：口沿部演变同 A 型；另者腹部随着式别演进鼓腹程度渐大而敛口愈甚。

E 型：缺少完整器，浅腹釜。据口沿变化分三式。

I 式：标本 H280：247 → II 式：标本 T660：33 → III 式：标本 H1067②：32（图一：20—22）。

演变规律：该型釜口沿随着式别演进逐渐上仰，与 A——D 四型釜口沿部变化规律相左。

F 型：尖圜底釜。数量较少，不见完整器。依标本 FZH1339：12（图二：14）为矮领、凸肩、尖圜底，集中见于第 5 段及更晚遗迹单位，未分式。

盆在镇江营类遗存中数量不是很多，但形制变化显著，可参与分期研究。按陶质可分为夹云母陶盆、泥质陶盆两大类，后者按整体形状又可分为两型。

夹云母陶盆：依口沿变化可分三式。

I 式：标本 H321：31 → II 式：标本 T1308⑤B：7 → III 式：标本 H1015：8（图一：23—25）

演变规律：由上折沿发展到平折沿，再发展到口沿外抹斜，呈下钩沿形制。

标本 H321：31 盆，底附有三足，三足器仅见于镇江营类遗存第一段，应代表该文化的早期性特征，本文把其和平底盆排在一个式别逻辑演进序列中，仅供参考。

泥质陶盆按整体形状可分为两型：

A 型：浅腹、叠唇。按口部变化可分三式。

I 式：标本 H39：6 → II 式：标本 T1308⑤B：8 → III 式：标本 H1339：3（图一：26—28）。

演变规律：口部由敞口发展到直口，再发展到敛口。

B 型：深腹、窄沿，依口部、腹部变化可分三式。

I 式：标本 H1095：67 → II 式：标本 H1067②：60 → III 式：标本 H1067②：41（图一：29—31）

演变规律：口部由敞口发展到直口，再发展到敛口。腹部由腹壁斜直到外鼓。腹深亦逐渐加大。

钵类器在镇江营类遗存中数量非常多，仅次于釜，为第二大宗器。按陶质可分为夹云母陶钵和泥质红陶钵两大类。

夹云母陶钵数量较少，少有复原器，在此未作形制演变规律探讨，按整体形状分为三型：A 型为浅腹圜底钵；B 型为深腹钵；C 型为深腹带把钵（图二：1—3）。

泥质红顶钵按整体形状可分为 A 型浅腹钵和 B 型深腹钵。前者器物形制简单，变化不够显著，本文未划分式别。依口唇的差异，可分为三个亚型，Aa 型：口唇部无装饰；Ab 型：口沿下有一周凸泥带或一周凹弦纹；Ac 型：叠唇（图二：4—6）。B 型深腹钵形制变化规律清晰，可参与分期研究，依据口部、腹部变化可分三式。

I 式：标本 H321:22 → II 式：标本 H479: 14→III 式：标本 H1339: 1（图一：32—34）。

演变规律：口部由敞口发展成微敛口，腹壁由斜直到弧曲。

支脚，镇江营类遗存支脚不是很多，且残损比较严重，大体可分为两型，A 型为“猪嘴形支脚”（图一：A 型支脚），B 型为“菌顶式支脚”（图二：13），前者存有式别上的逻辑演变规律。

I 式：标本 H321:56 → II 式：标本 H1067①：51→III 式：标本 H1015: 2 →IV 式：标本 H537:6（图一：35—38）。

演变规律：由无支脚台座发展到有台座；由侧装大镂孔发展到仅台座镂孔；由直头支脚发展到歪头支脚。

为了从器物组合上把握镇江营类遗存，在此我们还得提及分型未分式的壶、器盖、鼎三类陶器。壶是镇江营类遗存中常见器，数量较多，但少见完整器。按陶质上的差异可分为夹云母陶和泥质陶壶两大类，前者按整体形状上的不同又可

分为 A 型椭圆腹双耳壶、B 型球腹双耳壶（图二：7、8）。后者按整体形状上的

差异可分为 A 型椭圆腹双耳壶、B 型小口内折唇壶仅见于第 6 段（图二：9、10）。器盖数量亦较多，全部为夹云母陶，杯形口捉手，伞顶造形，依据其和釜、支脚全为夹云母陶这一质地一致的情况，推测由三者组成复合炊器，但形制变化不明显。按器盖腹部深浅也可粗略分为深腹、浅腹两型（图二：11、12）。

鼎在镇江营类遗存中存在时间很长，贯穿文化发展始终，但数量极少，且不见完整器或复原器，从发表的标本来看，年代较早的鼎为扁锥形鼎足且饰有椭圆形镂孔，至该类遗存晚段，鼎足镂孔风格演进成仅在鼎足刻有竖浅未透空凹槽，另者鼎在总陶器中的数量比率随着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增大。

为了更清楚地观察镇江营类遗存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我们将上述典型器类的形制分析结果置入以层位关系所得的六个年代组中，得表一：

器类 段组	夹云母釜					盆			泥质红 顶钵	支脚
						云母陶	泥质陶			
	A	B	C	D	E	未分型	A	B	B	A
6				V						Ⅳ
5		V	V			Ⅲ	Ⅲ		Ⅲ	Ⅲ
4	Ⅳ	Ⅳ	Ⅳ	Ⅳ		Ⅱ	Ⅱ			
3	Ⅲ	Ⅲ	Ⅲ	Ⅲ	Ⅲ			Ⅱ、Ⅲ	Ⅱ	Ⅱ
2	Ⅱ	Ⅱ	Ⅱ	Ⅱ	Ⅱ		Ⅰ			
1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表一 分型分式陶器在各年代组中分布情况表

五、镇江营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通过上文对陶器形制的分析,我们发现 A、B、C、D 四形釜及夹云母陶盆不仅存有自身式别的变化规律,而且它们在同一文化发展阶段上其口沿形制的逻辑演进程度又相一致,体现出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据此我们可依据陶器演变的形制差异程度并结合器物组合上的变化对该类遗存进行分期尝试。我们发现第 3、4 段,第 5、6 段之间存有较大差异。

就第 3、4 段情况而言,其差异首先体现在陶器形制上,第 1、2、3 段盛行的上折沿器物形制从第 4 段开始少见,而代之以平折沿釜、盆。另者釜的形制变化也不仅局限于口沿,在第 4 段呈现出敛口、突肩、鼓腹的变化特点。钵类器形制简单,形制变化不显著,唯 B 型深腹钵在钵类器中的数量比率明显上升,与此相关的是敞口、浅腹钵的数量比率急剧下降。其次在器物组合上,E 型釜在文化发展至第 4 段时已消失,另者 Ab 型凸泥棱饰红顶钵也从第 4 段开始基本不见。就第 5、6 段之间差异而言,主要体现在器物组合上,由于第 6 段遗存(原《报告》所划分的镇江营“第二期遗存”)相对较少,故而还不能从总体文化面貌上进行把握,但依据现有发现来看,既和前面五段相承袭,譬如也见有釜、钵、壶、鼎、支脚、器盖等,又存有一定的差异。首先是该段出现了新器类,如小口内折唇壶(标本 H541:2, T1106②:16)、饰钩状凸泥小钮的罐(标本 H80②:1)、歪头支脚(标本 H537:6)等。其次文化发展至该段,鼎的数量明显增多,呈现出一种较为进步的文化面貌,另者鼎足也由前段的大镂孔而演进成竖刻凹槽。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第 3、4 段,第 5、6 段之间的差异已远非段组之别,而应属期别之异。据此我们把文化面貌比较接近的第 1、2、3 段合并,称为镇江营类遗存早期,第 4、5 段合并,称为中期,第 6 段则代表该类遗存晚期。至于镇江营类遗存的年代,目前仅有 4 个碳十四测年数据供我们参考:

分期	标本单位	碳十四年代	树轮校正年代
早期一段	镇江营 H1095	9040±270	BC8054—7533
早期二段	镇江营 H1067②	8030±180	BC6998—6425
早期三段	镇江营 H1074①	6355±100	BC5237—4948
晚期六段	镇江营 H1390	4045±90	BC2558—2284

表二 镇江营类遗存碳十四测年数据表

从以上碳十四测年数据来看,镇江营类遗存晚期第 6 段单位 H1390 的数据明显偏晚,已进入龙山时代,在此应排除。其它三个数据如按每个数据上、下限的中间值计算,也都在距今 7000 年以远。从碳十四测年数据偏早的情况,从镇江营类遗存所体现的早期性文化特征,我们认为镇江营类遗存是分布于太行山东麓区的一支前仰韶时代文化遗存。

参考文献

- [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拒马河流域考古调查[J].考古,1989(3):205-218.
- [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文化的类型与谱系[R].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 [3]张忠培.原始农业考古的几个问题[J].农业考古,1984(2):19-20.

- [4] 郭济桥. 后冈一期文化研究综述[J]. 文物春秋, 1997(3): 41-45.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后冈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J]. 考古, 1982(6): 565-581.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 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J]. 考古, 1972(3): 14-18.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72年春安阳后冈发掘简报[J]. 考古, 1972(5): 8-19.
- [8] 张忠培, 乔梁. 后冈一期文化研究[J]. 考古学报, 1997(3): 261-279.

Analysi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eriods of Zhenjiangying site as well as the related questions

YU Xiao-d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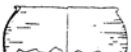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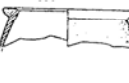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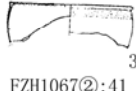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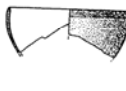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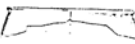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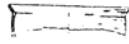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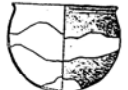
(Dalian Modern Museum, Dalian, 116023)

Abstract: Zhenjiangying Neolithic Age site uncovered in 1999 w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early Neolithic Culture in Hua Bei area in that it cast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of Huabei Neolithic culture and 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tratum. Prolific materials and clear stratum relationship of Zhenjiangying Neolithic Age relics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The thesis paper i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se materials.

Key words: eastern foot of Taihang Mountain ; Zhenjiangying site ; Early Neolithic Age relics

收稿日期: 2006-06-05

作者简介: 于孝东 (1971-), 男 (满族), 大连现代博物馆馆员.

器类		夹云母陶釜					夹云母陶盆	泥质陶盆		泥质红陶钵	夹云母支脚
期别	段组	A	B	C	D	E	未分型	A	B		
晚期	6				 FZH1390:10 19						 FZH537:6 38
	5		 FZH1016:5 9	 FZH1016:7 14			 FZH1015:8 25	 FZH1339:3 28		 FZH339:1 34	 FZH1015:2 37
中期	4	 FZT1309⑦:6 4	 FZH71:7 8	 FZH1386:1 13	 FZH71:12 18		 FZT1308⑤B:8 24	 FZT1308⑤B:8 27			
	3	 FZH517:2 3	 FZH1067②:56 7	 FZH1099:4 12	 FZH1074:14 17	 FZH1067②:32 22			 FZH1067②:41 31	 FZH479:14 33	 FZH1067①:51 36
早期	2	 FZT0806⑥:1 2	 FZT1107⑧:3 6	 FZT1007⑦:33 11	 FZT0907⑥:36 16	 FZH660:33 21		 FZH39:6 26	 FZH1067②:60 30		
	1	 FZH1095:55 1	 FZH1095:90 5	 FZH321:9 10	 FZH321:12 15	 FZH280:247 20	 FZH321:31 23		 FZH1095:67 29	 FZH321:22 32	 FZH321:56 35

图一 镇江营遗址分期图

夹云母陶钵		泥质陶钵	
A1 FZH1007⑦:1 B2 FZH282②:4 C3 FZH280:59		Aa4 FZH1067②:55 Ab5 FZH479:7 Ac6 FZH280:141	
夹云母壶		泥质壶	
A7 FZH1128②:1 B8 FZT1306⑦:2		A9 FZH321:5 B10 FZH541:2	
夹云母壶	夹云母支脚	夹云母陶釜	
A11 FZH1080:33 B12 FZH1080:52	B13 FZH654:13	F14 FZH1339:12	

图二 镇江营遗存分型未分式陶器举例